

「雄關漫道」的誤解

第三十五屆中國新聞獎日前揭曉。隨後，新聞獎審核委員會選編了一些在審核過程中的代表性案例。這些案例存在着「不符合規範表述」、「事實性差錯」、「語言文字差錯」等問題。

其中一篇參評作品寫道：「但站在城牆上，雄關漫道盡收眼底。」審核委員會給出的意見是：「語義理解錯誤。『漫道』不是『漫長的道路』，而是否定語『不要說』。」

而這已非中國新聞獎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。二〇二三年，第三十三屆中國新聞獎公布的錯誤性案例裏，就出現過「雄關漫道」。所涉案例原句為：「鐵一般的隊伍，才能征服鐵一般的雄關，鐵一般的漫道，到達勝利彼岸。」這同樣是把「漫道」理解為「漫長的道路」。

能夠參評新聞獎的作品，都是出自專業媒體人之手，而連番出現同樣的差錯，足見誤解這個詞的人，不在少數。「雄關漫道真如鐵，而今邁步從頭越。」出自毛澤東的詞作《憶秦娥·婁山關》。「漫道」的意思是「莫道」「休說」，為了平仄押韻而將其倒裝在「雄關」之後。全句表達的意思是，就算雄關險隘堅固如鐵，也要勇往直前。雄渾大氣，意境寥廓，充滿豪情。

其實，「漫道」並非生僻表達。唐代王昌齡「漫道閩中飛破鏡，猶看陌上別行人」，宋代陸游「漫道年來未極哀，窮途憔悴實難支」，都是相同的用法。至於司空圖「漫說早梅先得意，不知春力暗分張」，秋瑾「漫云女子不英雄，萬里乘風獨向東」，也是與「漫道」類似的表達。

另一句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間正道是滄桑」，表達方式與「雄關漫道真如鐵」相似，也是倒裝句式，實為「正道人間是滄桑」，意為「正說人間滄桑」。常有文章望而生義，將「人間正道」說為「人間正確道路」。也錯了。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諾亞布丁

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公元前，大洪水沖到了阿勒山，諾亞方舟上只剩下一點穀物、乾果和糖。諾亞靈機一動，將所剩無幾的食材統統倒進鍋中，煮成「大雜燴」。就是這鍋粥，不但讓洪水神奇地退去，也救了所有人的命。從那時起，Aşure就被稱為土耳其最古老的甜點之一，也成為了一個民族集體的文化記憶。

Aşure也叫諾亞布丁，它現在在土耳其的地位堪比中國的餃子。在每年穆哈蘭月（伊斯蘭曆上的正月）的第十天，也就是阿舒拉節當天，家家戶戶都會支起大鍋，開始這場儀式。現實中Aşure的製作過程，倒有幾分「萬物歸一」的樣子，原料簡直是廚房食材大集合，從小麥、大麥、鷹嘴豆，到乾果、堅果、蘋果丁、橙皮……外加玫瑰花水和肉桂，全放到一起慢慢熬煮。每家每戶配方不同，看似隨意，但煮的過程極度考驗耐心，比如豆子需要提前泡軟，小麥最好熬出膠質，果乾適時加入以免煮爛，到最後每樣東西都會呈現出自己的個性，又在漫長的「磨合」中找到了平衡點，聽起來就不是什麼輕鬆活兒。

所以，煮好的Aşure也絕不會讓你失望，管它叫味蕾奇遇都不誇張。層次複雜，滋味清甜，一口進去有豆子的軟綿，堅果的香濃，乾果的甜潤，還有絲絲縷縷的玫瑰香氣，步步為營地在口中展開。偶爾吃上一粒石榴，更是果汁爆漿，驚喜十足。怪不得有人把它比成土耳其的「八寶粥」，雖然熱鬧，但不失分寸和厚度，所謂的「內涵豐富」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。

一勺中有百味，我更喜歡「世界末日前最後一口」這個浪漫的稱呼。做好的諾亞布丁會被送給朋友、鄰居，甚至是陌生人。它不挑人，不分階級，送出去就代表好運延續，彷彿這一鍋不熬好、不傳遞出去，當年的方舟就白停了。

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當全運會的聖火掠過粵港澳的山海，不僅讓賽場激情沸騰，更給深圳口岸注入了澎湃的新活力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深圳口岸旅客通關總量突破二點四億人次，超越去年全年規模且提前三十八天達成，這串亮眼數字背後，是賽事與口岸的雙向奔赴，是灣區融合的生動註腳。

作為粵港澳聯合辦賽的核心樞紐，深圳口岸迎來了「觀賽熱潮+日常通勤+跨境漫遊」的三重客流交響。跨境馬拉松賽事當日，香港跑者陳先生一早來到深圳灣口岸。「賽前擔心通關耽誤時間，沒想到走賽事專用通道，刷臉十秒就過了！」他手中的號碼布還帶着晨露，得益於「前置查驗+開環管理」模式，參賽選手全程「零延時」通關，把更多精力留給賽道。這一天，深圳陸路口岸單日出入境逾一百萬人，熙攘人潮中，觀賽家庭、通勤族與遊客的身影交織，香港旅客的粵語閒談與內地觀賽者的歡聲笑語碰撞，生動勾勒出大灣區「多城似同城」的溫情畫卷。

來自廣州的李女士帶着父母專程赴港觀賽，「爸媽年紀大，怕找不到路，沒想到口岸到處是雙語標識，還有多語言翻譯設備。」在福田口岸服務中心，工作人員幫他們兌換了港幣，還推薦了觀賽專線，一站式服務讓旅途格外順暢。

智慧賦能，讓這份活力更具質感與效率。如今，深圳已有六大口岸實現「免出示證件」智能快捷通道全覆蓋，每四名旅客中就有一人選擇「刷臉」通行。「i口岸」小程序實時更新客流與通關時間，讓跨境出行告別「盲盒式等候」，變得高效又省心。

全運會的聖火雖落幕，但它點燃的口岸活力與灣區熱情卻在持續升溫。未來，隨着更多便利化舉措落

地，深圳口岸將繼續作為大灣區互联互通的「黃金樞紐」，讓「通勤如串門、多城似同城」的願景愈發清晰，為灣區融合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溫暖動力。

煩，眾人欲搬梯子拆掉鳥巢，魯智深卻說不用，直接雙手倒拔垂楊柳；武松在景陽岡打虎，左手緊揪老虎的頂花皮，用右手鐵錘般的拳頭打得老虎動彈不得。

古代書生雖多柔弱形象，但也不乏手勁大的，一些書畫家「握筆如攬拳」，腕力練上來，揮毫時便能如力士揮拳，筆筆千鈞。孔夫子的手勁應該也不錯。作家阿城曾說，我們現在開汽車超過兩個小時都有點累，而孔子當年可是乘牛車握柁木周遊列國，如果和孔子握手，一定會被捏痛。

在大澳的我，豁然開朗。明明只在樸實的漁村，沒有市民認為便利生活的地鐵站、超市和商場，只有眼前老舊的棚屋、前鋪後居的小店、穿着家居服在街上蹣跚的村民，但種種像時光倒流上世紀的景物，不單沒令我不安，更出乎意料地感覺自如，懂得陶醉於與世無爭的寧靜氛圍之中。

村內有不少房舍售賣紀念品、海味、零食，但極少店面有特別裝潢，驟眼看來就是尋常百姓家。由於當天並非假日，而且時近黃昏，所以遊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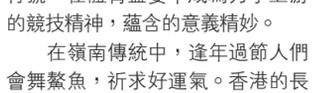
逢周二、四見報

不多。我想像自己是個遠道而來尋訪親友的城市人，邊逛邊觀察，幻想昔日大澳還是炊煙處處的熱鬧，四處有孩童在玩耍，有街坊在打麻將，還有正忙着燒飯的婦女。

走到橋邊，有個簡陋的碼頭，四處是未粉飾的龍舟。經營觀光船的村民向我推銷乘船遊覽及尋訪中華白海豚的行程。心想一試無妨，也就登上了一艘馬達小船，船夫還囑我坐船頭，方便欣賞日落。船開出了，我身處大澳的河道，兩岸都是外牆漆了不同顏色的棚屋，恍如童話世界。隨着

小船前行，涼風送爽，那趣味是煩囂的都市人生沒法相比的。我像跟隨船夫進桃花源的詩人，乘風破浪間放下了身心長期的鬱悶，舒暢莫名。那刻天上全是像棉絮的白雲和橘色的晚霞，遠看又見正日落西山的夕陽，美得令我不停舉起手機拍攝錄影，想盡量收藏眼前的景象，讓自己離去後可以細味重溫。

小船拐彎，駛向大海。耳畔是馬達的聲音，船邊扶手外是前行擊起的浪花，像有人從旁拍掌鼓勵，鼓勵我在人生的航道上勇敢前行。我枕着身



逢周四見報

「多城似同城」

用通道，刷臉十秒就過了！」他手中的號碼布還帶着晨露，得益於「前置查驗+開環管理」模式，參賽選手全程「零延時」通關，把更多精力留給賽道。這一天，深圳陸路口岸單日出入境逾一百萬人，熙攘人潮中，觀賽家庭、通勤族與遊客的身影交織，香港旅客的粵語閒談與內地觀賽者的歡聲笑語碰撞，生動勾勒出大灣區「多城似同城」的溫情畫卷。

來自廣州的李女士帶着父母專程赴港觀賽，「爸媽年紀大，怕找不到路，沒想到口岸到處是雙語標識，還有多語言翻譯設備。」在福田口岸服

務中心，工作人員幫他們兌換了港幣，還推薦了觀賽專線，一站式服務讓旅途格外順暢。

智慧賦能，讓這份活力更具質感與效率。如今，深圳已有六大口岸實現「免出示證件」智能快捷通道全覆蓋，每四名旅客中就有一人選擇「刷臉」通行。「i口岸」小程序實時更新客流與通關時間，讓跨境出行告別「盲盒式等候」，變得高效又省心。

全運會的聖火雖落幕，但它點燃的口岸活力與灣區熱情卻在持續升溫。未來，隨着更多便利化舉措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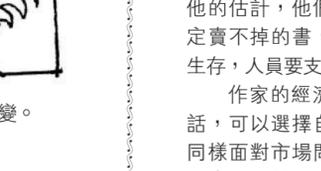
地，深圳口岸將繼續作為大灣區互联互通的「黃金樞紐」，讓「通勤如串門、多城似同城」的願景愈發清晰，為灣區融合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溫暖動力。

煩，眾人欲搬梯子拆掉鳥巢，魯智深卻說不用，直接雙手倒拔垂楊柳；武松在景陽岡打虎，左手緊揪老虎的頂花皮，用右手鐵錘般的拳頭打得老虎動彈不得。

古代書生雖多柔弱形象，但也不乏手勁大的，一些書畫家「握筆如攬拳」，腕力練上來，揮毫時便能如力士揮拳，筆筆千鈞。孔夫子的手勁應該也不錯。作家阿城曾說，我們現在開汽車超過兩個小時都有點累，而孔子當年可是乘牛車握柁木周遊列國，如果和孔子握手，一定會被捏痛。

在大澳的我，豁然開朗。明明只在樸實的漁村，沒有市民認為便利生活的地鐵站、超市和商場，只有眼前老舊的棚屋、前鋪後居的小店、穿着家居服在街上蹣跚的村民，但種種像時光倒流上世紀的景物，不單沒令我不安，更出乎意料地感覺自如，懂得陶醉於與世無爭的寧靜氛圍之中。

村內有不少房舍售賣紀念品、海味、零食，但極少店面有特別裝潢，驟眼看來就是尋常百姓家。由於當天並非假日，而且時近黃昏，所以遊人

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不多。我想像自己是個遠道而來尋訪親友的城市人，邊逛邊觀察，幻想昔日大澳還是炊煙處處的熱鬧，四處有孩童在玩耍，有街坊在打麻將，還有正忙着燒飯的婦女。

走到橋邊，有個簡陋的碼頭，四處是未粉飾的龍舟。經營觀光船的村民向我推銷乘船遊覽及尋訪中華白海豚的行程。心想一試無妨，也就登上了一艘馬達小船，船夫還囑我坐船頭，方便欣賞日落。船開出了，我身處大澳的河道，兩岸都是外牆漆了不同顏色的棚屋，恍如童話世界。隨着

小船前行，涼風送爽，那趣味是煩囂的都市人生沒法相比的。我像跟隨船夫進桃花源的詩人，乘風破浪間放下了身心長期的鬱悶，舒暢莫名。那刻天上全是像棉絮的白雲和橘色的晚霞，遠看又見正日落西山的夕陽，美得令我不停舉起手機拍攝錄影，想盡量收藏眼前的景象，讓自己離去後可以細味重溫。

小船拐彎，駛向大海。耳畔是馬達的聲音，船邊扶手外是前行擊起的浪花，像有人從旁拍掌鼓勵，鼓勵我在人生的航道上勇敢前行。我枕着身



逢周四見報

務中心，工作人員幫他們兌換了港幣，還推薦了觀賽專線，一站式服務讓旅途格外順暢。

智慧賦能，讓這份活力更具質感與效率。如今，深圳已有六大口岸實現「免出示證件」智能快捷通道全覆蓋，每四名旅客中就有一人選擇「刷臉」通行。「i口岸」小程序實時更新客流與通關時間，讓跨境出行告別「盲盒式等候」，變得高效又省心。

全運會的聖火雖落幕，但它點燃的口岸活力與灣區熱情卻在持續升溫。未來，隨着更多便利化舉措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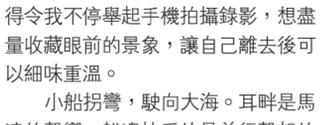
地，深圳口岸將繼續作為大灣區互联互通的「黃金樞紐」，讓「通勤如串門、多城似同城」的願景愈發清晰，為灣區融合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溫暖動力。

煩，眾人欲搬梯子拆掉鳥巢，魯智深卻說不用，直接雙手倒拔垂楊柳；武松在景陽岡打虎，左手緊揪老虎的頂花皮，用右手鐵錘般的拳頭打得老虎動彈不得。

古代書生雖多柔弱形象，但也不乏手勁大的，一些書畫家「握筆如攬拳」，腕力練上來，揮毫時便能如力士揮拳，筆筆千鈞。孔夫子的手勁應該也不錯。作家阿城曾說，我們現在開汽車超過兩個小時都有點累，而孔子當年可是乘牛車握柁木周遊列國，如果和孔子握手，一定會被捏痛。

在大澳的我，豁然開朗。明明只在樸實的漁村，沒有市民認為便利生活的地鐵站、超市和商場，只有眼前老舊的棚屋、前鋪後居的小店、穿着家居服在街上蹣跚的村民，但種種像時光倒流上世紀的景物，不單沒令我不安，更出乎意料地感覺自如，懂得陶醉於與世無爭的寧靜氛圍之中。

村內有不少房舍售賣紀念品、海味、零食，但極少店面有特別裝潢，驟眼看來就是尋常百姓家。由於當天並非假日，而且時近黃昏，所以遊人

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不多。我想像自己是個遠道而來尋訪親友的城市人，邊逛邊觀察，幻想昔日大澳還是炊煙處處的熱鬧，四處有孩童在玩耍，有街坊在打麻將，還有正忙着燒飯的婦女。

走到橋邊，有個簡陋的碼頭，四處是未粉飾的龍舟。經營觀光船的村民向我推銷乘船遊覽及尋訪中華白海豚的行程。心想一試無妨，也就登上了一艘馬達小船，船夫還囑我坐船頭，方便欣賞日落。船開出了，我身處大澳的河道，兩岸都是外牆漆了不同顏色的棚屋，恍如童話世界。隨着

小船前行，涼風送爽，那趣味是煩囂的都市人生沒法相比的。我像跟隨船夫進桃花源的詩人，乘風破浪間放下了身心長期的鬱悶，舒暢莫名。那刻天上全是像棉絮的白雲和橘色的晚霞，遠看又見正日落西山的夕陽，美得令我不停舉起手機拍攝錄影，想盡量收藏眼前的景象，讓自己離去後可以細味重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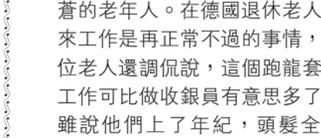
小船拐彎，駛向大海。耳畔是馬達的聲音，船邊扶手外是前行擊起的浪花，像有人從旁拍掌鼓勵，鼓勵我在人生的航道上勇敢前行。我枕着身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文學和藝術產品，跟商品一樣，有一個市場問題。作家和藝術家很想獨立自主，依自己的理想創作，可是市場如果不配合，也就只能孤芳自賞。

拿寫作來說，出版社有他的估計，他們不會出版必定賣不掉的書，因為公司要生存，人員要支薪。作家的經濟能力許可的話，可以選擇自費出書，但同樣面對市場問題，賣不掉的書連上架的機會也沒有。堆在家裏阻地方，送朋友多



逢周四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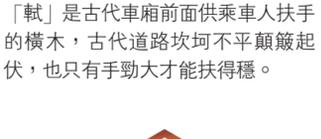
蝕一筆郵遞費。我認為，作家也好，藝術家也好，要相信一點：就是作品可以叫好又叫座。每一年，舞台劇、電影、歌曲、書、畫作，都有這類成功的產品，雖然少了一點。這類作品有幾個特點：它是誠意之作，肯花時間、花心力、仔細琢磨、一絲不苟。它不崖岸自高，故作高深，而是照顧大眾的欣賞力，在普及的基礎上兼具高尚的品味。它不脫離現實，即使不是社會寫實，它所表

現的也是大眾心靈渴望之所向。這樣的作品，從古至今都不缺乏，白居易的《長恨歌》《琵琶行》是最佳典範。香港近期的幾部電影也值得借鏡。



逢周四見報

「軾」是古代車廂前面供乘車人扶手的橫木，古代道路坎坷不平顛簸起伏，也只有手勁大才能扶得穩。

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旁，雖然找不到白海豚，卻沒半點失望，因為我終於體會到何謂復得返自然，也終於知道，原來一直追求舒適度與安全感的我，也會降伏於漁村與山水的面前，樂不思蜀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市場上的考慮。文學和藝術產品，跟商品一樣，有一個市場問題。作家和藝術家很想獨立自主，依自己的理想創作，可是市場如果不配合，也就只能孤芳自賞。

拿寫作來說，出版社有他的估計，他們不會出版必定賣不掉的書，因為公司要生存，人員要支薪。作家的經濟能力許可的話，可以選擇自費出書，但同樣面對市場問題，賣不掉的書連上架的機會也沒有。堆在家裏阻地方，送朋友多



逢周四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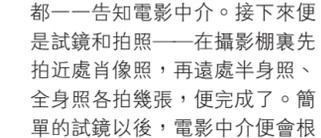
蝕一筆郵遞費。我認為，作家也好，藝術家也好，要相信一點：就是作品可以叫好又叫座。每一年，舞台劇、電影、歌曲、書、畫作，都有這類成功的產品，雖然少了一點。這類作品有幾個特點：它是誠意之作，肯花時間、花心力、仔細琢磨、一絲不苟。它不崖岸自高，故作高深，而是照顧大眾的欣賞力，在普及的基礎上兼具高尚的品味。它不脫離現實，即使不是社會寫實，它所表



逢周四見報

市場的考慮。文學和藝術產品，跟商品一樣，有一個市場問題。作家和藝術家很想獨立自主，依自己的理想創作，可是市場如果不配合，也就只能孤芳自賞。

拿寫作來說，出版社有他的估計，他們不會出版必定賣不掉的書，因為公司要生存，人員要支薪。作家的經濟能力許可的話，可以選擇自費出書，但同樣面對市場問題，賣不掉的書連上架的機會也沒有。堆在家裏阻地方，送朋友多



逢周四見報

全運會開幕式上，一條色彩斑斕的「巨魚」在夜空中緩緩游過。它長着龍的頭，魚的身子，鱗片在燈光下波光粼粼，這條來自古老傳說的鯨魚，彷彿穿越千年來到現場，無數觀眾被這充滿神話色彩的場景震撼。

鯨魚不是普通的魚，在民間傳說中，鯨魚曾在大禹治水時挺身相助，《列仙傳》記載：「巨鯨載山，負蓬萊於滄海。」說它的力氣很大。古代狀元，迎榜站在皇宮前石階上鑄刻的巨鯨頭部，就叫「獨佔鯨頭」，意思是拿了第一。傳說中鯨魚是鯉魚跳過龍門變成的，就像運動員經過艱苦的訓練，最終在賽場上脫穎而出，一次次突破自己，就是在跳自己的「龍門」。古老的吉祥符號，在體育盛會中成為力爭上游的競技精神，蘊含的意義精妙。

在嶺南傳統中，逢年過節人們會舞鯨魚，祈求好運氣。香港的長